

海上记忆

叶永烈:在漕溪路打开属于自己的天地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曾任温州一家银行行长和当地医院院长。他的岳父杨梯曾任国民政府的温州军政府执法部副部长。叶永烈和妻子杨惠芬的少年时代,起居宽敞。他们不必操心家务,直到1964年,他们俩来到上海,住进12.3平方米的竹木简屋,一切要从头学起。

这是两人婚后第二年。叶永烈的妻子杨惠芬从温州调入上海一所中学任教。结束两地分居状态后,两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家。叶永烈此时已经从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担任编导。他轮不到福利分房,当时月收入不过50元,租房每月要支出10元,数额巨大。

机缘巧合,一日两人在等43路公交车时,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广告。打听之下才知道,漕溪一村567号,一位守寡的老工人决定卖掉房子,去女儿家住。这是半间私房,水泥地,上有一间阁楼,铺着地板,除了正面墙是砖石墙之外,其余三面是竹篱抹着石灰。虽是陋室,能挡风雨。他们随即以530元的价格买下。他们在这里真正开始恋爱,一位15个春秋,诞育两个孩子。他们用在这里学会的上海话,融入了上海的生活。

1979年,叶永烈分得一套两室一厅新房,新居离开漕溪一村不远。如今,夫妇俩又自购房屋,依旧不愿远离漕溪路。为的,是一份情结。

从斜土路到漕溪路

温州人叶永烈,之所以会在上海的漕溪路安家,是因为当时工作单位的缘故。

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工作。但在大学期间,叶永烈就作为主要作者写出了《十万个为什么》,还完成了《小灵通漫游未来》。此时的他,实在无心电表仪器,而是渴望继续科普创作。到上海一个月后,他就如愿调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而这家电厂,正位于斜土路2567号。

1963年的斜土路,在叶永烈的记忆里,“不是现在的柏油马路,而是用花岗石块铺成的高低低的弹路路,人称‘又斜又土’——虽说斜土路因斜桥至土山湾而得名。斜土路很长,也颇荒僻,马路两边大都是用涂了沥青的黑色竹篱笆围起来的工厂,不见百货商场,也没有像样的高楼。”

1964年,妻子来沪后,两人以斜土路为圆心找房子安家。不远处的漕溪一村567号的这间平房,位于漕溪路东侧,成为两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家。

叶永烈考证过,这些简陋的平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填平徐家汇的臭水河——肇嘉浜,河边棚户的居民迁到这里。这里新盖了一批简易平房,原先说作为过渡房,几年后另迁他处新居。可是,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这些过渡房竟成了永久房。平房构成一条弄堂,每条长约200米,中间是一条五六米宽的弹路路。平房的门前有一米多宽的“青砖”上街沿。弄堂这一头是煤球店、小菜摊,那一头是公共厕所。弄堂的中间点是供水站,因为家家户户没有自来水,要用塑料桶凭竹篙子从供水站的自来水龙头放水、拎水。

坐在漕溪一村的家里,叶永烈能听到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苏北话,声声此消彼长,不断传进陋室。到了星期天,夫妻俩和邻居们一起,围着供水站,两脚踩在脚盆里洗被单。听着大家一边洗衣服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这是小夫妻从未过过的生活,接地气且温馨。



叶永烈,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漕溪一村位置图



漕溪一村567号,叶永烈夫妇居住了15年的蜗居。叶永烈提供

家家用马桶,每天,在环卫工人一声声“马桶拎出来”的报晓声中,一天算是开始。

这片平房里,大多住着位于今徐家汇绿地的大中橡胶厂的工人。面对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叶永烈夫妇,久居此地的邻居们,热情扮演了保护者和引路人的角色。

叶永烈的妻子起初不会用煤球生炉子,是邻居手把手教会她:先用报纸引燃,再放柴片,再放煤球。他们教会她,如何熄灭火舌又保留火种,到做饭时再轻轻一转,把炉子烧旺。邻居们也教会小夫妻凭竹篙子到对面的老虎灶打水。到了星期天,夫妻俩和邻居们一起,围着供水站,两脚踩在脚盆里洗被单。听着大家一边洗衣服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这是小夫妻从未过过的生活,接地气且温馨。

老虎灶边上,就是菜场。许多老人买好菜,就到茶馆坐一坐。所谓的茶馆,不过是粗茶或者茶叶末,配上老虎灶老板卖的五香豆腐干、香烟、糖果、瓜子,老人们自得其乐。叶永烈坐在家里,能听到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苏北话,声声此消彼长,不断传进陋室。虽坐屋中,如行闹市。为招揽下午场的生意,茶馆老板还请来评弹艺人说书,叶永烈出门一看,只见茶馆里桌桌满客,趴在桌上的客人,抽着烟的客人、站在后排听壁书的小孩,构成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画面,从此一直留在叶永烈心里。

后来,这些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被叶

永烈写成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

从轰动弄堂到离开弄堂

远离温州的家人,漕溪新村平房里的邻居成了叶永烈夫妇的新家人。

叶永烈记得,他的右舍隔壁是一对老夫妇,丈夫是木匠,妻子在里弄工厂工作。叶永烈夫妇喊他们“公公”“婆婆”。有时叶永烈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家,家里没人,他们就先去公公婆婆家做功课。有一回,叶永烈到老夫妇家去,看到他们桌上放了几把剪刀,在磨剪刀,原来两位老人收入拮据,于是替一家工厂磨剪刀补贴家用。

叶永烈的左邻人家,两代都是工人。在非常时代,叶永烈遭受冲击,老工人挺身而出维护叶永烈,还经常说宽心的话,替他鼓劲。叶永烈家右边的一户邻居,是一位兰州大学退休的女教师,新中国成立前是联合国译员。终身未婚的她喜欢孩子,总是招呼叶永烈的两个儿子去玩。在幼儿园教语歌的时代,她却教两个孩子英语。“文革”结束后,叶永烈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先生出现在女教师家,原来他是她在联合国工作时的男朋友。

叶永烈隔壁过去二户人家,算是弄堂里最宽裕的家庭,家里有一台24英寸黑白电视机,被孩子们称为“电视机阿姨”。1978年的一天

晚上,“电视机阿姨”急急忙忙跑进叶永烈的家,大声呼喊“快来我家看电视”,拉起叶永烈夫妇往她家跑。原来,电视里正在播出叶永烈的专访,是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率摄制组来叶永烈家拍摄的。弄堂里从未见过拍电视,更未见过熟人上电视,一时之间,叶永烈轰动了整个弄堂。

在这样的环境里,叶永烈出版了10本书。1978年底,《光明日报》记者谢军到叶永烈家采访之后,写了一份内参提及:“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小孩12岁,小孩8岁)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窗,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内参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批示。1979年6月,叶永烈所在的上海科教电影厂通知他,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一套建筑面积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新房,以改善他的居住条件。

消息一出,整条弄堂再次轰动了。邻居们用一辆“黄色车”帮助叶永烈来回搬运家具和书籍。这次搬家后,新房还是在漕溪新村。之后每年春节,叶永烈全家前往老房子给“公公”“婆婆”及老邻居拜年。那些年里,女教师也常来他的新居坐坐。

别了,陋巷里那12.3平方米的空间。如今,平房老宅虽然已经拆除,但它像屋角的第一块基石一样,见证叶永烈夫妇在异乡上海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腌笃鲜

上海县的婚嫁旧俗

旧俗尚早婚,一般十七八字至20岁成婚,向有“十三岁做娘天下通行”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颁布,均按法定婚龄完婚。到60年代提倡晚婚,婚龄逐渐提高,一般25岁上下成婚。

旧俗镇上人家,喜与当地农村及松江、青浦农村殷实户娶嫁。男女大多就近婚嫁,讲究门当户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讲究双方户口性质,城镇和农村户口男女极少通婚。农村中,大部分就近择偶,范围不出公社或邻社,不少在同村劳动中建立恋爱关系而成婚;棉粮区女子乐意嫁与经济收入较高、交通方便的新泾、虹桥、海陆、龙华等蔬菜区男子,因蔬菜区在县之东部,称“朝东嫁”;棉粮区男子出于无奈,娶青浦、松江等邻县女子为妻,称“讨西头人”。上海市区工人因住房小、经济收入不高等原因入赘于农村。女青年喜与军人、工人、干部结缘。60年代初开始还讲究家庭阶级成分。男子则以女子健康、相貌为主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通婚地域扩大,一般择偶以家庭经济、房屋、人品等为主要条件,有的与当地乡镇企业工作或设摊做生意的外省籍人员结缘。极少有蔬菜区女子嫁与棉粮区男子,工厂、集镇女子嫁与农民者。1979年,开始出现涉外婚姻,有3人与外国人成婚,1984年又有2例。

20世纪60年代起,农村男女若双方异地,大多首次见面于公园或集镇,有的到媒人家会面。有的女方姑妈、舅妈等女长辈事先暗窥男方宅室,中意后方允男方见面。1953年,上海县625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经人介绍214对,父母做主89对。

旧俗男女婚姻经媒人撮合,男家由媒人请出女方“八字”(年庚),合“八字”,若和男方无冲克,复向女方发帖“求允”。有的富家以银圆为帖。女家受帖,同意换“允吉”帖,再择期订婚。男方备酒席、礼金、首饰、茶叶、桂圆、枣子、吉祥草、万年青、柏枝等,赴女家行聘,茶叶为必备之品,故女家受帖允婚又称“受茶”。礼金至少16元,女家出“谢帖”,写明收聘礼数,为男家定亲据,并退回部分礼金。女方受聘即确立婚姻关系,有谚“千两黄金买不动,四两茶叶定终身”。定亲后,男称为“毛脚女婿”,可上女方家走动。三林一带有女子先上男方门,称“通脚媳妇”,以察男方人品,致有因不合中意而退婚者。

旧俗男女择定婚期,发出“日脚帖”通知女家,称“拿重日”。大多连拿三天,头两天女家辞以时间尚早,谓“姑娘活到九十九,头一个重阳总不受”。男家续发不懈,第三日女家必受帖。婚前一,男家备轿扛赴女家迎娶。浦东地区有用条箱盛鱼肉送往女家的风俗,有的加一只白鹅代雁,以表示对爱情忠贞不贰。女家将妆奁贴红纸,摆置客堂,用土布交女家缚被头。女方父母示意发妆,兄弟端陪嫁马桶至门外,男方即可取妆。

20世纪70年代起,迎娶一般和结婚同日。上午迎娶,男家必期早发妆,意“早发(财)”,用拖车四五辆鱼贯接妆,后多用汽车,妆奁一排列,让人显而易见。妆奁中必藏有红枣、长生果(花生)、红绿蛋。(摘自《上海县志》)

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小移带你看5G

5G的三大宝(1)

5G第一个优势就是“大带宽”,从老百姓使用的体验角度来说,叫做“办事快”。5G下行峰值数据速率可高达20Gbit/s,是4G的20倍。以往下载一个超清电影,可能需要一顿饭的时间,有了5G,菜刚开始点,电影就下载完毕了!

中国移动 打造上海“双千兆第一城”

实现了美丽的理想

伟大战士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雷峰重视每一个新兵训练的课目,力争都做得好一些。他佩服他的新兵班班长,哪个课目都是那么优秀。新兵班班长薛三元,天天早早起来给新战友把火炉烧旺。有一天,雷峰凌晨站岗归来,受了凉,感觉不适,头晕眼花,身体有点发烧。他没有告诉班长,也没和任何人说,而是挺着,坚持做了全天新兵的所有课目。

到了这天夜里,雷峰就觉得自己病了,身上冷一阵热一阵的。黑黑的屋子里,有一道明亮的手电光照进来,紧接着,有轻轻的脚步走到每个新战友的床前。这是荆营长先查铺来了。雷峰很机灵,他悄悄把被子一角拉过来遮住了脸,假意睡着了,他不想让首长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他感觉到自己的被角被轻轻揭开,营长的手在摸他的额头。他没有出声,待营长转身走出去后,他才敢喘口气。

荆营长知道雷峰有点发烧之后,把卫生队值班军医请来了,诊断结果是感冒,给雷峰开了药。荆营长亲自倒杯水,让雷峰把药片服下去,又脱下水衣盖在雷峰的被子上。薛班长打了一盆热乎的水,把毛巾在水里浸了浸,拧了拧,然后放在雷峰额头上,让他快些降温。

“有病可不能硬挺着!”荆营长临走时又嘱咐一遍,“好好睡一觉,出身热汗就会好的!”

睡了一觉之后,雷峰觉得好了许多。早上,雷峰要从床上起来,庞春学把他按住了:“班长说了,你得休息。”乔安山给雷峰打来洗脸水,放在床头的一张木凳上,并把热毛巾递给雷峰擦脸。薛班

长打来一小盆号饭——荷包蛋面条汤。他扶雷峰坐起来,给雷峰盛了一碗面条汤,汤碗里有一个白里透黄的荷包蛋,清汤上漂着葱花和香油珠儿。雷峰双手端着碗,两行热泪从眼里簌簌地流了下来……

雷峰想起自己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是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想起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他常常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他想起那次到蛇形山砍柴,被地主婆看见了,指着他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他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着刀在雷峰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指导员、薛班长、面条汤、荷包蛋……雷峰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他再一次想起身,薛班长在他身边,让他躺下。薛班长告诉他,营长有交代,让他的病好利索了再起来。

每个新兵都面临着分配问题,即这个新兵将要分到哪个单位,去当一个什么兵。

戴明章参谋提出了新兵分配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照顾入伍新兵本人原有的技术专长。而雷峰,曾在湖南望城县农场和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弓长岭矿当过拖拉机和推土机手。据此,对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分配给团里技术营的技术一连,因为技术一连的技术装备都是推土机、刮运机、挖壕犁等活动机械。像雷峰这样已经熟练掌握推土机操作技术的新兵,只要分配给技术一连,可以不经专门培训,就是一名熟练的机械操作手,能直接顶岗当一名老战士使用。对这一点,戴明章参谋再明白不过了,但是他没有按自己参与制定的新兵分配原则去办事,偏偏把雷峰分配给了运输连,让他学当一名汽车驾驶员。

团里仅有一台首长用的指挥车——苏式嘎斯67吉普车,早已年久失修,勉强维持使用。开这台指挥车的司机龙远才,是1955年入伍的贵州天柱县人。这个龙远才是一个入伍五年多的超期服役老兵,随时都可能让他退伍。这位老司机,一直表现很好,在各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首长的用车安全,领导都很满意。如果他退伍,由谁来接替呢?由于职业的习惯,戴明章深入细致地考虑到了龙远才的接班人问题。他选择了雷峰,想让他参加运输连新驾驶员的训练,只要学好路面驾驶,很快就可以当汽车司机,因为他懂得内燃机构造原理、机械常识和维修保养等。如果经过短期培训,

他可以很快接替龙远才给团首长开车,这是戴明章让雷峰学开汽车的秘不外宣的真实原因。他的这个设想,团里只有参谋长和团长知道。新兵营营长荆营长并不知关于雷峰分配的内情,向戴明章参谋提出了质问,雷峰入伍前就是推土机手,直接分配到技术一连,完全胜任开推土机的工作,为什么不执行军务参谋自己制定的分配原则呢?荆营长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他看好了雷峰,新兵营一解散,他就要回到技术营当他的参谋长去了,雷峰这样的好兵,现成的技术兵,分到技术营是合情合理的呀!但首长已表态,雷峰还是分配到了运输连。

在3月初新兵训练结束的军人大会上,宣布新兵分配方案,明确了雷峰到运输连当汽车兵。在一般新兵看来,来到部队能学开车,那是多么理想的一件事啊!有人说:汽车兵是坐着走路,躺着干活,多棒啊!

就在这新兵分配方案宣布后的当口,雷峰向来福生指导员提出了一个疑问:“当汽车兵能上前线吗?”来福生反过来说,你看过电影,没看见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汽车兵拉着弹药往前线送吗?打起仗来,汽车兵当然要上前线啊!

在雷峰心里,只要打仗能上前线,当什么兵都可以啊。

在即将进连队的前一天,雷峰诗兴大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抒情的小诗:小青年实现了美丽的理想,第一次穿上了庄严的军装,急着对照镜子,心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党分配他驾驶汽车,每日就聚精会神守在车旁,将机器擦得像闪光的明镜,爱护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八) 连载